

卷八

官場現形記卷之一



南亭新著

望成學究訓頑兒
講制鄉紳勗後進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書名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撰者 清 李寶嘉 撰
 卷集 小說 章回小說 風世
 內容分類 雙紅堂 小說-133
 編號 D8693000
 彩色首頁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93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 小說-13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官場現形記六十卷 光緒二十九年排印本光緒三十年再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話說陝西州府朝邑縣城南三十里地方原有一個村莊這莊內住的只姓趙方二姓並無他族這莊叫小不小叫大不大也有二三十戶人家祖上世代務農到了姓趙的爺爺手裏居然請了先生教他孫子攻書到他孫子忽然得中一名鬻門秀士鄉裏人眼淺看見他孫子秀才竟是非同小可合莊的人都把他推戴起來姓方的便見他孫子不敵了姓方的瞧着眼熱有幾家該錢的也就上本學堂又到城裏請了一位舉人老夫子下鄉教他們讀書這舉人姓王名仁因為上了年紀也就絕了心教授不上幾年居然造就出幾個人材有的也會認幾句詩內中有個天分高強的竟

官場現形記卷之八

南亭新著

談官派信口開河
虧公項走頭無路

話說陶子堯跟了衆人走進西營芳只見這弄堂裏面熙來攘往
轂擊肩摩那出進的轎子更覺絡繹不絕魏翩初便告訴他這轎
子裏頭坐的就是出局的妓女你看出出進進這一晚上要有多
少生意陶子堯聽了答應着便想到自己從前在山東省裏的時
候雖靠姊夫的光當了文案然而終是寄人籬下有時在路上走
着碰着那些現任老爺們坐轎拜客前呼後擁好不威武幾時我
方得有此一日如今看見出局的轎子一般是呼吆喝六橫衝直
撞叫人見了不覺打動了做官思想陶子堯一頭呆想不知不覺
又穿過一道門走到一家門口高高點着一盞玻璃方罩的洋燈
牆上掛着幾張招牌寫着某某書寓一時也記不清楚衆人讓他

進去他便隨了衆人一直上樓樓下有些男人喊了一聲客人上來一幫人纔走到半扶梯就有許多娘姨大姐前來接應一問是仇老一淘就領了進去又喊了一聲仇老客人便見仇五科迎了出來大家朝他拱手陶子堯也只得作了一個揖接着娘姨請寬馬褂倒茶拿水烟袋絞手巾先生敬瓜子別人是認得的只有陶子堯是生客隨口問了一聲尊姓陶子堯恭恭敬敬回答了一聲姓陶先生聽着笑了一笑仇五科便請衆位寫局票魏翩初搶着代筆自己先寫了一張陸桂芬劉瞻光說翩初總是叫這個小把戲仇五科說翩初是醉翁之意罷哩魏翩初只顧寫他的也不理人一連寫了三四張回頭又問子翁倒底怎麼樣還是破戒不破戒陶子堯說我這裡沒有熟人可叫仇五科說小弟的檯面子翁總得賞光破一轉戒的了魏翩初見陶子堯說話活動知道剛纔路上勸他的話有點意思了就說子翁沒有熟人五科的熟人很多就請他代一個罷當下仇五科就替他代了一個小陸蘭芬陶

子堯看見桌子上的局票共是八九張一時也記不清楚只見劉瞻光叫的是張書玉想就是在一品香叫的那一個了又見桌子上還有幾張寫剩的請客票上面是刻就的飛請大人老爺即臨同安里小金媛媛家一叙等話他看了希罕說道這倒便當得很就問誰是小金媛媛魏翩初告訴他就是五科的貴相知剛纔一品香見過來到這裏又問過你尊姓怎麼就忘記了彼此一笑而罷少停擺檯面起手巾仇五科便讓陶子堯首座陶子堯抵死不肯坐劉瞻光魏翩初又帮着說今天是五科專誠相請我們是沒有人僭你的一面說一面大衆都坐好就剩一個首坐陶子堯無法只得坐了仇五科手執酒壺親自奉酒陶子堯竟其恪守官場規矩站起來作揖弄得仇五科無法只得放下酒壺還他的揖主人一齊敬完之後他一定要還敬斟了酒還不算又深深作了一個揖又朝着衆人作了一個倒揖說了聲有僭然後坐下吃酒一時菜上八道酒過三巡叫的局陸續都來了只有陶子堯的局沒有

來他雖初入花叢瞧着別人的局都到了自己的不來未免覺着沒趣後來菜都上齊主人數了一數檯面上的局獨獨小陸蘭芬未到立刻叫人去催了一會小陸蘭芬來了見了仇五科竟不題姓叫了聲禿頭老爺問那一位是陶大少仇五科指給他看跟局娘姨同先生到了陶子堯跟前一家說一句陶大少對不住陶子堯一聽叫人家老爺叫我大少心上有點不高興後來見魏翩切趕着跟局娘姨叫新嫂嫂說這位陶大人是從山東來的今天纔下輪船叫你先生多唱兩隻曲子過天陶大人還要到你搭去請客哩娘姨聽了趕到陶子堯背後連忙改口一口一聲陶大人甚麼場化小大人勿厭棄請過來幾個大人長大人短把個陶子堯喜的不亦樂乎一時上過乾稀飯小陸蘭芬跟局新嫂嫂聽了魏翩切一番言語曉得陶子堯是戶好客人一直坐着不走等到散過檯面一定要同到他家去坐起初陶子堯不肯後來又是魏翩切勸駕兩人一路同去陶子堯方纔允了當下新嫂嫂跟着轎子

在前陶魏兩個人在後轉了兩個灣又是一條弄堂上面寫着同慶里三個字進去第三家上樓對扶梯一直便是蘭芳房間等到二人上樓蘭芬已經到家多時了新嫂嫂竭力張羅寬馬褂打手巾先生敬瓜子裝水烟左一聲大人右一聲大人叫得陶子堯好不樂意也不顧魏翩切在坐便打着官腔把自己的履歷盡情告訴了二人這房間裏還有兩個粗做老婆子聽了不懂都坐在那裏打盹魏翩切先在榻床上吃大烟後來也睡着了這裏陶子堯沒了顧忌話到投機越說越高興只聽見他說道我們做官的人說不定今天在這裏明天就在那裏自己是不能作主的新嫂嫂道難末大人做官格身體搭仔討人身體差勿多哉陶子堯不懌甚麼叫做討人身體新嫂嫂就告訴他纔說得一句堂子裏格小姐又跑出小姐來了新嫂嫂說上海格規矩才叫小姐也有稱先生格陶子堯道你又來了我們請的西席老夫子纔叫先生怎麼堂

子裏好稱先生新嫂嫂知道他是外行笑着同他說道耐勿要管
俚先生小姐賣撥勒人家或者是押帳有仔管頭自家做勿動主
才叫做討人身體格耐篤做官人自家做勿動主阿是一樣格陶
子堯道你這人真是瞎來來我們的官是拿銀子捐來的又不是
賣身同你們堂子裏一個買進一個賣出真正天懸地隔怎麼好
拿你們堂子裏來比說着那面色狠不快活新嫂嫂最乖不過一
看陶子堯氣色不對連忙拿話打岔道大人路浪辛苦哉走仔幾
日天太太阿會同來是捨格船來格他怕陶子堯太太同來有了
管頭所以問這一句話這是新嫂嫂細心之處陶子堯見問不禁
怒氣全消面孔上又換了一副得意之色說道你聽我來告訴你
你們不知道我們做官的人辛苦呢固然辛苦然而等到官運好
的時候做的着實有趣也就不覺其苦了山東做官怎麼就會來
在你們上海新嫂嫂道格當中是捨格緣故阿是高升到別場化
去路過上海格陶子堯閉着眼睛吃水烟不去理他看看一根紙

吹吃完新嫂嫂趕忙又點好一根送上陶子堯纔同他講道說來
也巧今年大年初一我早晨起來拜過天地祖先就請出骨牌來
新嫂嫂道阿是推牌九陶子堯道別胡說新嫂嫂嚇的不敢則聲
陶子堯道因我生平頂相信是牙牌神數這是拿骨牌起課一起
出來却是兩個上上一個中下那首詩的句子我全記得我念給
你聽頭兩句是一帆風順及時揚穩渡鯨川萬里航頭一句風順
是說我的官運第二句就隱隱指着我要到上海這都是命裏注
定的你說靈不靈新嫂嫂聽了詩句不懂只好順着說道最靈勿
過格是菩薩大人耐格本籤詩阿帶得來也替倪起格課倪有仔
三個月格喜哉起起是男是女如果是男將來命裏阿有官做也
勿想捨入閣拜相只要像你大人也好哉陶子堯連連搖手道笑
話笑話你們的兒子怎麼也好做起官來了新嫂嫂道倪格兒子
爲捨做勿得官格陶子堯道大清例上凡是倡優隸卒的子孫一
概不准考不准做官新嫂嫂道難末倪又勿懂哉倪格娘有格過

房兒子算倪的阿哥從前也勒一升洋行裏做買辦格前年捐仔知府新近升仔道台連搭頂子也紅成就勒此地佗格局裡當總辦新嫂嫂剛說到此小陸蘭芬插嘴道阿姨耐說格阿是老爺前埭老爺屋裏做生日叫倪格堂差屋裏向幾幾化化紅頂子才勒浪拜生日阿要顯煥老爺還說明朝來吃酒呀新嫂嫂道就是俚哉又對陶子堯說道倪格阿哥可以做官倪格兒子是俚格阿姪有捨勿好做格陶子堯聽了做聲不得心想他家裏有這們闊人我得拿兩句話蓋過他纔轉過我的面子來尋思了半天說道我這番來撫台給我幾十萬銀子托我辦機器我動身的那一天撫台還坐着八轎親自送到我城外藩台以下的那些大人們離城十里搭了一座彩棚在那裏候着送等我到得那裏撫台也趕到了把公事談完隨手在靴頁子裏掏出一張四萬銀子的匯豐銀行行的匯票托我到上海替他留心買四位姨太太大約一萬銀子一個如果不彀叫我打電報去問他找新嫂嫂道像倪格蘭芬只

要耐八千洋錢陶大人耐阿好拿倪格蘭芬討仔去罷蘭芬道倪阿有格號福氣陶子堯道你別這們說俗語說的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你嫁了我們撫臺做姨太太我們都得稱你憲姨太太新嫂嫂道有心托仔耐陶大人做仔格格媒人罷蘭芬道倪總勿會忘記耐格謝謝耐後補耐末哉陶子堯道的的確確是實缺併不是候補說到這裏新嫂嫂又特地倒了一碗茶叫他潤潤嘴陶子堯又說道剛纔的話沒有說完撫臺拿銀票交代與我之後我拿過來往馬褂袋裏一放隨即起身轎撫台還要敬酒我被他們開的腦子疼再三辭謝方纔免了撫台帶領大小官員送至轎前齊打一恭我也還了一個揖只聽得耳朶旁邊泊隆通泊隆通新嫂嫂道格當佗格緣故陶子堯道營裏的兵開大砲送我所以耳朶旁邊只聽得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堯說些高興不提防魏翩仞在榻上一覺困醒併不知道他說得甚麼只聽得甚麼泊隆通泊隆通也就依着他說泊隆通泊隆通陶子堯見他睡醒疑心方

纔的話都已被他聽見面上一紅不好意思再說下去自言自語道我們在這裏說營裏放大砲新嫂嫂道勿亮張格格大砲倒拿魏老嚇醒魏翹初睡眠朦朧也沒有聽清只是揉眼睛新嫂嫂連忙絞過一塊手巾蘭芬道陶大人說格開忙然格底下說哩陶子堯也不理他魏翹初指過臉摸出表來一看已是三點三刻說時候不早了陶大人就在這裏借了一夜乾舖罷我是要失陪了陶子堯一定也要起身回棧新嫂嫂挽留不住又要留他兩人吃過稀飯再走他兩人因為時已晚急欲回去新嫂嫂同了蘭芬一直送到樓下開開大門看他兩人出弄堂陶子堯不識路途魏翹初便同他走出弄堂由石路挽到四馬路叫陶子堯向東一直走到巡捕房朝南朝東是一品香朝南便是棋盤街離高陞棧很近的陶子堯至此方悟原來高陞棧到一品香甚近用不着坐東洋車的今天從棧裏出來被東洋車夫所欺不知道在那裏兜了一個圈子纔到得一品香可見上海地方人心欺詐是要刻刻留心的

當下便謝過魏翹初兩人拱手作別陶子堯帶了跟班回棧魏翹初自到相好大姐老三處過夜不題且說次日陶子堯一覺困到一點鐘方纔睡醒纔起來洗臉便有魏翹初前來約他一同出去到九華樓吃揚州館子吃完之後就在公一馬車行叫了一部象皮輪皮蓬車一同去游張園可巧這日是禮拜所有昨天檯面上幾個朋友倒有一大半在這裏劉瞻光因輪船未開亦到園中玩耍仇五科一直等到打過四點鐘方纔來到大洋房裏大家會齊分了兩張桌子吃茶此時游園妓女數一數足足到了五六十個把個大洋房擠的實實空空的好不熱鬧陶子堯跟了衆人出去兜了一個圈子不提防在照相地方碰見新嫂嫂同了蘭芬在那裏照相見面之後着實殷勤一路跟着同到大洋房新嫂嫂便把烟袋送過魏翹初因同陶子堯咬耳朵說趁着瞻光還未開船難得今天朋友齊全不如此刻就到他家請客又應酬了蘭芬豈不一舉兩得陶子堯本有到他那裏請客的意思但是面嫩一時

說不出口聽得魏翮初之言連說好極好極魏翮初先替他交代新嫂嫂道陶大人吃酒菜是要好的交代本家大阿姐不要搭漿說完之後又替他張羅劉瞻光仇五科一班人這班酒肉朋友天天在堂子裏混慣的豈有不來之理當下新嫂嫂要拉着陶子堯一同回去陶子堯又拉着魏翮初一塊兒走隨即上了馬車離了張園不上一刻工夫早已來到泥城橋馬夫巴結大大的兜了一個圈子方纔同到石路同慶里口下車進去新嫂嫂先交代過本家喊了一檯下去兩人上樓吃茶吃烟不多一歇劉瞻光同了兩個朋友先到跟手仇五科也來了其時已有上燈時分在席的人多半因有翻檯催着快擺立刻寫局票擺檯面起手巾叫局主人一個個敬酒然後大家歸坐少停局到唱曲子豁拳手忙脚亂烟霧騰天陶子堯自充行家嫌這些姑娘們的曲子不好仇五科便說子翁一定是高明的了檯面上有一個不懂事的朋友一定要請教一隻又把一位先生拉胡琴的烏師留下好教他拉着等陶

大人唱誰知陶大人抵死不肯唱後來把他弄急了他拿劉瞻光拉到一邊低低同他說道我們是官體怎麼好同他們一樣倘若這風聲傳播到山東那可不是玩的劉瞻光招呼了仇五科仇五科又招呼了那個朋友大家覺着沒趣不及上乾稀飯都已興辭而去陶子堯也不在意吃過了酒送過了客獨有魏翮初不走他原是最壞不過的看見陶子堯官派薰天官腔十足曉得是喜歡拍馬屁戴炭簍子的一流人新嫂嫂雖是女流亦早已看出魏翮初假托出恭拉了新嫂嫂到小房間裏二人如此如此這般這般商量好了一條計策其時陶子堯正在大房間裏坐在烟舖上叫蘭芬裝水烟聽他的高談闊論說做了撫台姨太太出起門來要坐四人轎還有戴頂子的把轎杠轎子前頭還有一頂紅傘無論走到那裏都有人辦差有人伺候怕的是姨太太在夫人跟前不要說大壞話只要稍微點上兩句無論是誰都吃不起姨太太屋裏伺候的人有了頭有老媽有二爺有打雜的要什麼有什麼面

子上的月費一個月二百兩做衣服打首飾吃飯用人用錢還不在內但就二百兩一月而論已經比我們局裏總辦的薪水多了一倍蘭芬道陶大人耐做官一個月有幾化進帳耐阿有姨太太耐格姨太太一個月撥俚幾化洋錢用陶子堯只顧說的高興不提防有此一問堵住了嘴一時對答不來蘭芬還連着問他他只顧吃水烟歇了半响正想拿話支吾他却好魏翩初同新嫂嫂從小房間裏出來把話打住魏翩初便披起馬褂要走又朝着新嫂嫂努努嘴新嫂嫂會意其時陶子堯又要跟着走誰知一件馬褂却被新嫂嫂扣住不給陶子堯到此無法只好聽魏翩初一人獨去這裏新嫂嫂又張羅陶大人吃稀飯又打發陶大人管家先回棧房這天晚上自從擺檯面一直到魏翩初走凡有來叫局的新嫂嫂都叫小大姐阿金跟了出去自己却一直在屋裏陪着陶子堯無意中又同他說倪格蘭芬雖然十六歲還是小先生勒樣式事禮有倪勒滾決勿會虧待耐的陶子堯雖說只來得兩天因他

聰明不過檯面上亦聽得人講起這新嫂嫂的身分也就都已明白了當下吃過稀飯打過兩點鐘蘭芬是沒有晏堂差的大家收拾安睡陶子堯居然就在這裏借了一夜乾鋪究竟如何無庸深考但覺與新嫂嫂情投意合如膝加膠一連住了八七日不是人家請他就是他請人家一連七八天沒有斷過每天總要困到兩三點鐘方起等新嫂嫂梳洗過後一同吃早飯吃過早飯便是一部馬車起先還帶蘭芬同坐後來連蘭芬也不帶了出門之後不

是遊張園便是兜圈子走到大馬路仁昌祥震泰昌以及亨達利等處總得下車不是買綢緞便是買鏢買戒指一買便是幾百塊此外打首飾買珠子還不在內起先每次出門陶子堯一定要到錢莊上帶幾百銀子莊票一二百塊洋錢鈔票在身邊後來各家都熟了知道陶大人是個闊客就是沒得錢也肯賒給他了從前陶大人穿的衣服新嫂嫂嫌他古板特特爲爲叫了幾名裁縫在家裏客堂裏替他做趁便自己又做了些時式衣服細算起來數

目也就不少了陶子堯一心被新嫂嫂迷住竭力報效核計所化之錢旬日之間和酒局帳不過一百多元買東西做衣服通扯已不下三四千金之譜再加別的用度通算起來帶來的二萬不過纔用得四分之一自己一算還不爲多將來機器買成無論那注帳裏多報銷一筆就殼了如此一算心上一寬依舊爛化浪費起來有一天新嫂嫂的娘過生日喊了一班人在堂子裏宣卷單他一個擺了一個四雙雙檯有些不認得的人也拉了來吃酒魏翩仞看見他的錢化的淌水一般不加愛惜心上便想他的錢也就用的不少了若不從此時下手更待何時次日先去同仇五科商量仇五科道這種壽頭不弄他兩個弄誰魏翩仞道想個甚麼法子去弄他仇五科道容易你去同他說後天開公司船他要辦機器同他到我這裏來大家都是自己人還他便宜就是了魏翩仞同仇五科本來是做慣聯手的心上明白急急奔至同慶里找到陶子堯其時新嫂嫂正坐在客堂窗下梳頭陶子堯坐在旁邊

坐着吃湯糰一面吃湯糰一面看梳頭恰在出神的時候底下喊客人上來正思躲避見是魏翩仞縮住了腳當下寒暄得幾句魏翩仞便拉他到正房間裏坐下同他講到買機器的話說不要看這樁事情倒是狠不容易辦的聽見仇五科說明天有公司船開有甚麼圖樣一塊帶了去三個月就有回音倘若明天不寄等到下一班又要多少天五科是自己人替朋友帮忙難道還要你的好處嗎他叫我來問你一聲有甚麼話你去同他說亦好我替你傳話亦好陶子堯連說費心忙問我的當差的來了沒有房中你傳話亦好陶子堯連說費心忙問我的當差的來了沒有房中他姨一疊連聲的叫陶大人當差的當差的上來陶子堯便交代他一把鑰匙叫他回棧房把枕箱開開裏面有個紙包撫臺的札子統通在內把那個紙包替我拿了來這裡兩個人閒談不多一刻當差的回來將紙包呈上陶子堯打開取出一片帳目大約開着幾件機器也不詳細遞與魏翩仞魏翩仞道就是這個帳嗎陶子堯道這裏頭該有幾件東西我也不知道本來要請教五科我

們此刻就去看他魏翩仞道同去也好新嫂嫂道捨格要緊事體托仔魏老勿是一樣格捨事體要一定自家去魏翩仞道恩得來一歇歇才離勿開格哉新嫂嫂拿眼睛眇了他一眇也不說別的仍舊梳他的頭陶子堯想要去真是聽了新嫂嫂的話就有點懶怠去了魏翩仞道你不去也好我就替你問他一聲叫他替你開一片帳寄到外洋將來銀子是要你付的呢陶子堯道這個自然價錢克己點魏翩仞道這個是外國定好了來的價錢貴賤我們做不得主的一面說一面穿馬褂趁空陶子堯又拉他到一旁說道不瞞翩翁說兄弟當這一盪差使上頭發的盤川不過是個名色不殼用的況且到了上海又不能不應酬這裏頭托你同五科講一聲將來開帳的時候叫他酌量開總算他照應我的魏翩仞道這個還要你說嗎不過照這篇帳有跟的幾樣東西看上去不過二萬銀子的進出多開上一千八百也望得見的子翁我聽見人說你這遭來不是要辦幾十萬銀子機器嗎我們都時好朋友

你別拿小注的給我們拿大注的又去照應別人陶子堯聽說楞了一楞說道機器是還要添辦先要看這個辦的便宜再辦別的魏翩仞見此情形心下明白也不再追問了便說今天托五科寄信去價錢替你合准包你便宜只要你明天同外國人當面簽個字就完了說罷揚長而去一走走到五科行裏五科接着忙問生意怎麼樣開帳沒有魏翩仞遞給他看五科看完之後說了聲就是這個嗎又笑了笑道這篇糊裏糊塗的帳怎麼好帶到外國去而且一件機器另外總有些零碎件頭都要一筆筆的開上魏翩仞道他原說托你替他斟酌五科哥據我看起來生意不過二萬銀子他這裡頭還想托你替他開花帳吞吞吐吐的彎着舌頭說又說不清只怕蘭芬那裏的一筆用帳要出在這上頭五科道看他不出賺錢的本事倒有但是他既託了我你去同他講說我都已明白帳也開好合同也弄好叫他明天來簽字我們好去替他辦魏翩仞道你真的替他辦麼他銀子存在號裏剛纔我從同慶

里出來先挽到號裏打聽過由山東匯下來總共不過二萬銀子聽他說這一禮拜裏頭倒去拿過好幾千蘭芬家新嫂嫂手上金鋼鑽戒指也有了金釧臂也有了倒着實在那裏報効不要我們替他辦了機器到那時候拿不出來仇五科道你這個人真正惹大叫他先來簽了字怕他走到裂裏去你我總不會落空就是了魏翩初一聽此言也就明白當夜又趕到同慶里通知陶子堯告訴他說各事都已停當只要他明天十一點鐘到行裏簽字到了次日十點鐘魏翩初仍趕到同慶里叫醒陶子堯起來洗臉吃點心一塊同去找五科新嫂嫂蓬頭赤脚一定還要親自替陶子堯打一條辮子方容他走當下兩個人同到洋行裏仇五科接着着實殷勤請坐之後又每人敬了一根呂宋烟從抽屜裏取出帳來一看共是二萬二千兩規元銀子簽字之後先付一半又拿合同念給他聽陶子堯是不認得洋文的由着他念聽上去無甚出入也無話說隨問魏翩初這個帳就這們開嗎昨兒托的事怎麼魏

翩初又問仇五科仇五科道這個是子翁同我們做行東打的合同將來銀子付清是要重新寫過的陶子堯方纔放心仇五科就同他去見洋東拉了拉手洋東還說了幾句洋話陶子堯不懂又是仇五科繙給他聽無非是應酬話頭當面簽過字魏翩初跟着去划銀子陶子堯一想號裏祇存着一萬四千多銀子現在划出一萬一千兩祇剩得三千多兩將來機器到上海還得找他一萬一千兩現在短得雖多幸虧臨動身的時候撫台大人有過話如果不要隨時可以電撥於是到得號裏寫了一張銀票就托號裏代打一個電報說明緣故請再撥一萬五千兩號裏朋友擬好電稿請他過目無甚說得兩人辭別出去找到仇五科交代清爽取轉那一分合同當天仍到同慶里擺了一個雙檯因為仇五科魏翩初兩個幫了忙所以就推他二位坐了上坐正是光陰似箭日月如梭自從那日在號裏發電報的日子算起核算起來頂多三天定有回音現在倒有七八天了虧得他天天被新嫂嫂迷住所

以也不覺得及到屈指一算不禁慌張起來若論自己的憲眷一定不會駁回的大約撫臺公事忙碌一時理會不到也是有的然而總不至於置之不覆因此弄得他心上好像有十五個吊桶一般七上八下虧得新嫂嫂能言會道譬解過去後來一等等了半個月還是無回信看看這裏的錢又用下去二千多新嫂嫂還一心要嫁他說明做兩頭大身價不要只要一副珍珠頭面下等的拿不出手就是中等的至少亦得一兩千塊其餘衣飾還不在內真正公私交迫晝夜不甯又過了幾天數了數日子電報打去已經二十天了依舊杳無音信把他急得熬不住只得又打一個電報去催欸另外又打一個電報要他姊夫從旁吹噓到第三天得到姊夫的回電說撫憲請病假藩憲代理機器已經另外托了外國人辦好價錢狠便宜而且包用叫他不要辦了並催他即日回東陶子堯得了這個電報賽如一瓢冷水從頂門上澆了下來急得無法可巧魏翩仞來看他他便把此事告知想叫他同仇五

科商量說機器不要了叫他退錢魏翩仞道同了外國人打的合同怎麼翻悔得來倘若帳目沒有寄出去還可收得轉如今已經二十多天了只怕已經到了外洋怎麼好收轉陶子堯道打電報去止住魏翩仞道說的好容易人家不是被你弄着玩的我也不好說出口陶子堯見他不肯退機器心上更加煩悶自那日起就在棧中寫了兩天的信一直沒有到同慶里去新嫂嫂派了一個小大姐到棧裏釘住他叫他去他不肯去把他弄急了同小大姐說不是我不來我這兩天心上不舒服等我的事情弄定規了自然要來的小大姐回去告訴了新嫂嫂新嫂嫂知事不妙樂得弄他幾個現的見小大姐請不來只好自己坐了車到棧裏來請陶子堯雖說跟他同到堂子裏依舊沒精打彩禁不住新嫂嫂甜言蜜語不由他不把號裏剩下的銀子取來報効後來用的只剩得幾百兩了號裏的人最是勢利不過的就下餘的錢算一算清打一張票子差一個學生送給陶子堯把摺子收回以後不相來

往從此更絕了指望還有魏翩仞聽見信息不好雖說不准他退
機器料想再要他找是萬萬找不出來的了便去同仇五科商量
仇五科說道他真的拿不出嗎你去同他講如若機器運到不來
出貨我們雖然是朋友外國人却不講交情將來怕有官司在裏
頭還是叫他辦去的好魏翩仞又去告訴了他順便探消息順便
催銀子把個陶子堯真正弄的走頭無路只得又打一個電報給
姊夫說明洋人不肯退機器請他轉圓的話誰知接到回電陶子
堯看了這一驚竟非同小可欲知電中所言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所圖書

羊

